



异行传

张默生 重庆出版社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异行传

张默生 著

重庆市图书馆 编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重庆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本书读校 许万雄

(本书原为东方书社1944年出版)

张 默 生 著
异 行 传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3 字数108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500

*
ISBN 7-5366-0255-3

I·46

书号: 17114·56 定价: 0.97元

異行傳

張然生自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

《论语·子路》章——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有

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与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编若干集,陆续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1)
苗老爷传.....	(22)
疯九传.....	(31)
鸟王张传.....	(45)
异仆传.....	(50)
宋伯庄先生传.....	(53)
义丐武训传.....	(58)
新瞽瞍传.....	(98)
记怪诗人徐玉诺.....	(114)
现代学术界怪杰吴秋辉先生.....	(130)
推行民众读物的先驱——宋老先生.....	(164)
关于作者.....	(170)

自序

我写作异行传，是我研究传记文学的副产物，而我研究传记文学，又是我研究“态学”的副产物。“态学”这一名称，当然是很面生的，因为这是我的杜撰，在以前的学者是未曾明白提出的。可是我不仅提出这个怪异的名称，我更愿将此怪异的名称，进而研究其涵义，剖析它在人类舞台上所占的势力，旁征博引，反复追寻，期在哲学与心理学之间，完成一种学术体系，这是异行传的远祖。但其中的递嬗蜕变之迹，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民国十六年的春季，我被鲁督张宗昌通缉，警讯传来，仓卒匿居青岛的德国医院，改名易姓，假装神经病，一连住了月余，才得亡命朝鲜。在那月余之中，看护妇既以为我是真神经病，就严厉禁止我看书，不得已，只好终日终夜躺在床上瞎想。这“态学”的名称，便是那时想出来的。当时我想到中外古今的伟大人物：论相貌，未必是魁梧奇伟，论言语，未必是口若悬河，论学问，未必是学究天人。然而古今来的每一伟大人物，往往使学问比他好的，言语比他好的，和相貌比他好的，都一齐拜倒他的脚下，而听他驱策，心悅

诚服的为他效命，这是什么原故呢？那时使我想起了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上，有论《态度》的一篇。他那篇文章，是为戏剧上的“旦角”说法，大意是说女子的受人倾慕，不在皮相之美，而在神韵之美，好教扮演此类角色的，不要只在装模作样上去效颦，当从灵心慧窍上来图表现。因此，我又联想到《聊斋志异》上的《恒娘》一篇，恒娘是一只狐狸精，她训练朱氏施展媚术，夺回她丈夫宠爱宝带的心。那一段课程，虽也注重美容的装饰，以及身法步法和一颦一笑的高妙技术；但她所以大获胜利的诀窍，仍在心理上的善为操纵，使她的丈夫不得不颠倒迷乱而重投她的怀抱。当时，我由这两篇文章的启示，得知一个人的神态的魔力，实远超乎五官百骸的动人。推而至于庄严相、慈悲相、及由喜怒哀乐所发出的种种情态，要想使对方的人也生出适当的反应，必须先有一番内心的充实工夫，才可如愿以偿。大人物的受人爱戴，亦当从此中去玩味。自那时起，“态”这个字，便深深种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研究的对象了。

按《说文》云：“态，意象也，从能，从心。”这种解释，我觉得妙极了。所谓“意象”，正是由心意所表现的象，是内发的，不是外在的。古人所说：“诚于中形于外”，正可作“态”字的解释。至于说：“喜怒哀乐，有动于中，必形于外”，那更是较详的解释了。不过我对于这个“态”字，还有一种看法：态字，从心，从能，当是后起的一个会意字，就是心中的一种能力。此能力，实具一种磁性，使所有铁屑，无不被其吸引；实具一种魔力，使当之者无不披靡。此种能力，凡

人皆有，惟所禀赋的多少不等，而能否贤愚以分。这是我对于“态”的初步认识。

再后，我觉得人类之“态”，固然由先天所禀赋，可是后天的教育效能，亦万不可忽视。例如释迦牟尼，相传能现三十二相，见了国王就变为国王，见了美女就变为美女，见了乞丐又变为乞丐，这自然不是生理上的改变，而是心理上的改变，此即是“态的作用”。释迦所禀赋的态，固然较常人为优厚，但他所以能变现三十二相，并不是生来即能，是由于他自我的教育，把人间的诸般知识，世相的诸般形态，统统摄入于自己的心中，然后才可因应无穷。老子的处世哲学，是叫人学“水”，水是无定形的，孟方而方，孟圆而圆，因物赋形，变化无常，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在“态的作用”上说，亦复如是；但他说：“上善若水”，这是最完全的人，才能做到“若水”的境地，此中的修养工夫，必非是一朝一夕之功的。庄子又本着“上善若水”的意思，提出了“形就心和”的说法；他解释那句话道：“人为之婴儿，亦与之为婴儿；人为之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人为之无畔崖，亦与之为无畔崖；达之入于无疵。”在“态的作用”上说，亦复如是；但此中的修养工夫，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的。孔子所提倡的“礼”，自洒扫应对进退，以至于周旋中规折旋中矩，以至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全部作人的仪则。在“态的作用”上说，亦复如是。但孔子说孝子的事亲，“必有愉色，必有婉容”，而接着又说：“色难”。此中的修养工夫，更非自强不息朝乾夕惕不可了。由此种种证明，我又主张姿态很好的人，固可由教

育的力量，使他尽善尽美，使他无入而不自得；姿态不好的人，也可由教育的力量，使他渐渐改善，使他适应人群。

我立志要研究“态学”，于是便从各方面去搜集材料。

“态”既是一种意象，意象是属于心理的，要洞明心理的变化，不能不研究心理学；为洞明各色人等的意象，更须研究各种心理学。“态”虽是一种意象，但不能外形骸而独立。于是生理学又在研究的范围。依次而及于相术和侦探学：相术和侦探学的成立，是根据人类官能形骸的统计而来。由某种官能形骸，进而推测某人的性格，这是大半可靠的。依次而及于脸谱学：创造脸谱的人，是藉助线条和色彩的作用，加强情调来表现意态的；意在使观众于刹那之间，即有一种反应，而判断其人的忠奸邪正；我们由脸谱的研究，再反观人群中的面纹与气色，也是有助于态学研究的。依次而及于戏剧电影的表情术：因为戏剧舞台，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生旦丑末净各种角色，正是人群的类型；我们由戏剧上表情研究，也可反观现实社会中的形形色色。依次而及于各种图像和照像：伟大人物的图像或照像，如能善为传真，亦可由其形神而推断他的性格。依次及于现实人物的观察：对于现实人物的观察，与以上所举的各种研究，正可互相印证，以求其是非得失。吾国古书中，如孔子的《视其所以、所由、所安》说，孟子的《观其眸子》说，《大戴礼》的《官人》篇，《吕氏春秋》的《论人》篇、《观表》篇，刘劭的《人物志》，史书的《刑法志》等，都是研究态学的宝贵资料。各种类书，各种笔记中，也有很多的参考材料，举不胜举。再则古

令中外的传记，更可藉以窥察若干人物的全部面影，诸般活动，——想象其为人，而得知其气度与意象。自抗战前夕，整整十年之间，我对于此类材料的搜集，已算尽了我的能事。不幸数大箱的态学资料，都随国土的沦陷而遗弃首都了！

我搜集的态学资料，传记的数量占得最多。因此，“附庸蔚为大国”，而又特辟传记研究的一途。固然我对于态学资料，仍在多方的搜集中：我曾为获得一种秘本的侦探学，附有感官分类的多种照像，和欧西刺花党千奇百怪的纹身图案，因之喜而不寐；我也曾为购得达尔文的《人与动物之表情》一书，兴奋若狂。但同时对于传记的研究，也顿增我无限的兴趣。

本来我以前读史书时，即酷好各史的列传，渐渐觉得列传的记述，语焉不详，往往与本纪、世家互见，或此详彼略，或此略彼详，对于一个人物，不能集中材料，叙述其全部生活，而且在描写刻画上，亦觉其分量不够，可说很少聚精会神描绘如生的杰作。即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在古今的史传中，可算是仅有的一篇妙文，而作者也似乎给予项羽以极大的同情，尽其文章之能事了；但我们想，像项羽那样呜咽咤叱的人物，仅仅九千字的叙述与描写，实嫌不足以尽其生平。司马迁诚然是传记能手，篇无定格，句无定法，对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颇能得其神髓，写来亦栩栩欲活；但他为史书的体例所限，其成就亦仅止于此。班固、范曄、陈寿诸人，在此拘限中各有所长，均不愧为杰出的史家；可是对于传状人物上，尚不能不逊司马迁一筹。以后各史的列传，类多呆板

叙述，将若干不同性格的人物，纳入于一定的格式之中，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真教人读之欲睡！间有驰骋之才，欲于此方面有所振作，终为环境所囿，亦不能破空而出。这是我读各史列传时的一点感想。

因为如此，我便想离开史书，去寻古今来大人物的“专传”来读。但是可怜的很！中国这类的著作，几乎可说没有。自宋以后，才有名人学者的年谱问世，对于谱主的生平事迹，逐年记载，详细可称详细了；但是呆板的成分，则较史书尤甚。例如一件事情，也许在短时间即可作完，也许三年五年竟作不完；年谱的作者，遇到这种地方，亦须将一事截成若干段，分年记载。试想如此做去，谱主的全部生活，哪能使之调协而得其真相呢？因此，年谱之作，供作专传的材料，是相当可宝贵的；若视同某人的专传读，那是不成熟的，还欠着一番烹调的手续哩。倒是佛教典籍中，有可读的专传之作，如《鸠摩罗什传》，《慧远传》，《法显传》等等；尤其是慧立、彦棕合著的《玄奘法师传》，详述玄奘的生平事迹，说他为忠心佛法，立志到印度去取经，如何越过西域的种种天险，如何遍游五印度，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如何参拜各寺大师，广究佛典的全部经论，如何具有护法的广长舌，屡次战败盛极一时的诸外道，在他留印的十七年中，如何艰苦备尝，欢乐并增，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无不详为描述，使读者如见其人，如历其境；玄奘归国后，如何受大唐皇帝的敬慕，如何善于辞令的酬酢，如何勤勤恳恳的主持寺务，如何悉心不懈的翻译佛典，如何慧眼独具的创宗立说，

在他回国以后的十九年中，又是如何刻苦努力，直到他圆寂的前一月，犹且主持译事，孜孜无倦容，亦无不详为描述，使读者如见其人，如历其境。至于玄奘身后的哀荣，以及其沟通中印佛法的盛事，也是应书则书，几乎无一漏笔。全传有十万余言，文词的洋洋洒洒，尚其余事。我自得读此传，不禁叹为观止，中国传记中只有此传可称独步。因此益叹吾国传记作品的贫乏，而觉得数千年来的伟大人物，均应持此精神，有为他们重作专传的必要。后此梁任公先生，打算从吾国数千年的历史，选出一百个人物，作为《百杰传》，以代表中国的历史，当亦有感于此而发。可惜他想试作的《孔子传》和《玄奘传》，只草出了两篇写作计划，未待动笔，便竟作古人了。

我自民国二十年以后，因动了研究传记的兴趣，便进而大量的搜集此类作品来研读：中国方面的，有各史中的《本纪》、《列传》之类，有历代文集中的“传记、碑状”之类，有佛典中的《高僧传》、《续高僧传》、《高僧专传》之类，渐次及于稗官野史，如唐宋传奇之类，如《虞初新志》，《续志》、《支志》、《近志》之类，如《聊斋志异》类的笔记小说，甚至及于理想人物的传记，如《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如《红楼梦》中的美人们等等：凡此诸作，均在我搜求研读的范围中。外国方面的，自希腊人波卢塔克(Plutarch)的《英雄传》译成英法文以后，风行一时，学者纷纷仿作，自古代传记体例，以至摆脱桎梏，另创新体，到了布兹卫尔(Boswell)的约翰生博士传问世，现代传记的基础，即完全确立。以后作者如林，写作的技术，日见进步，以至于登峰造极。

象法国的莫洛阿 (Maurois)，德国的卢德威 (Ludwig)，英国的斯特拉基 (Strachey)，这是现代世界上三大传记名家；此外各国的传记作家，举不胜举。近二十年来，国内介绍世界名家的传记，已成为风气，自军事家、政治家、宗教家、哲学家、实业家、探险家，以及文学艺术技艺诸家的传记，各类俱有。或为自传，或出名家之手，都是专就一人的生平，详为叙述，大可作为今后写专传的良好借鉴。凡此诸作，均在我搜求研读的范围中。

最初我研读传记的用意，是着重在作人的修养方面，还说到文学上的研究。我是不能忘情我的“态学”的，“态学”是一种处世哲学，亦可说是一种作领袖的学问。越是伟大的领袖，越是需要丰富的学识，越是需要懂得各阶层的心理。这样，必须是才德俱备的完人，始可当之而无愧。古今来只有理想的完人，很少实际的完人；但我愿理想出一位实际的完人。所谓理想出一位实际的完人，即不向玄妙神秘处去想，而向实际人物中去求，因此我不得不乞灵于传记。我愿于中外古今的传记中，归纳出一实际的完人，以为作人的模范。本来古圣先贤的教人，都曾提出他们的理想人物，或为“圣人”，或为“至人”，或为“天人”，或为“神人”，或为“真人”、“仙人”等等；但这些理想人物，都是恍惚杳冥而难以捉摸，“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是同样的空虚。他们对这些理想人物即有界说，也往往出乎常理以外，譬如道家所说的：“入水不溺入火不热”的“至人”，我们如何才可以做到呢？“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我们又如何才可以做

到呢？即儒家所说的：“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圣人”，恐怕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大如何化罢！我看到这里，所以不肯向无影无踪处去求，而愿向实际人物传记中去寻。间或有作者理想的传记人物，只要他不是神，不是鬼，而又满具着有血有肉的人性，那也不妨把他当作实际的人物看；在小说剧本中的人物，往往是属于这一类。因此，我对于传记的读法，是先即人类所应具的美德与特点，假设出若干条目，最好是制成一个表格，预备依项填入。比如：读传记时，遇有某人的某种行为，合于人类的某种美德或特点，即填记于表格的某种美德或特点栏内；遇有某人的某种行为，超出表中所立的条目，但亦为人类中的美德或特点者，即不妨增其条目，随而填记其行事。如此广搜博读，直至表中所列的条目，增至无可再增，差不多人类中的美德与特点几乎无例外了，然后再作“横的研究”，即以多人的美德与特点，按其条目，而一一比较，则其才具的大小，品德的差异，即可一目了然了。这是对于人物的分析和比较的研究。越是如此研究，越觉得世上无一完人；然所谓英雄豪杰者，又往往仅具人类的一二种美德或特点，即足以建立事功，垂名后世。研究传记至此，即当进而作采取与综合的工作了。就是按照中外古今多人的美德与特点，而为人类智能所必具的，集众长于一身，则所谓理想中实际的完人者，才可称得起人类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曾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此处所说的“成人”，未必即是“完人”，但孔子的见解，却先得我心之所同